

益陽縣文史資料

7

八牒邱靈貞水謨
物等火賈洞庭湖
鼎新革故炎叟鼎
革命光驅楚園毫

九十三歲張雨農



政协湖南省益阳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18169

益阳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编 委： 郑绍周 唐德祥 肖为先

谢甫良 胡军院 夏琼林

汤学春 廖凤鸣 曾作楣

审 稿： 彭静云

责任编辑： 郑绍周

校 对： 曹玉其 曾作楣

中国民主
政治协商会议 益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往事拾零

- 一、益阳县概况 夏琼琳 (1)
- 二、回忆留俄始末 肖范 (3)
- 三、商整会工作琐记 奚范彰 (17)
- 四、震惊全省的1947年“双十惨案” 陈乐群 (29)
- 五、灾难之时见部长 唐德祥 (36)
- 六、胡耀邦在益阳的一次调查纪实 唐德祥 (40)
- 七、旧竹泉山的山会 陈学清 (44)

人物春秋

- 八、抗洪牺牲的贺仲篪 唐润鸿 (47)
- 九、张元勋青少年时期事略 张葭生 (49)
- 十、周立波事迹琐记 盛星辉 (54)
- 十一、郑星辉传略 蔡晃荣 (60)
- 十二、蔡润卿传略 黄瀚清 (62)
- 十三、姚宏陶简传 姚彪 (65)
- 十四、段迈勋传略 叶兰桂 (66)
- 十五、忆刘志贤老师 李古泉 (68)
- 十六、叶云章传略 叶兰桂 (73)
- 十七、汤鹏传略 郭明生 (76)
- 十八、刘永年小传 龚止廷 (80)
- 十九、我的弟弟画家林凡 林诚 (82)

海外之页

- 二十、夏楚中传略 夏冠俊 (87)
- 二十一、段辅尧小传 叶兰桂 (90)

- 二十二、周异斌传略……………蔡杞材（92）
二十三、夏声骏先生传略……………吴相湘（95）
二十四、蔡为仑博士简介……………邓雪华（97）
二十五、邹云亭先生简介……………桂清泉、郑绍周（99）
二十六、刘护华先生简介……………黄瀚清（101）
二十七、罗慧芬女士简介……………郑绍周（104）

水运建设

- 二十八、益阳县水运航道……………刘履祥（105）

纪实文学

- 二十九、拜访益阳籍在名人纪实……………刘谷东（112）

诗序名篇

- 三十、《两间庐诗》自序……………陈述元（122）

乡贤墨迹

- 三十一、胡文忠公手札（影印件）

附：抄正文……………文史委（125）

- 三十二、编后……………（127）



益阳县概况

夏 琼 珠

益阳县位于湘中偏北，资水尾闾之南洞庭湖滨，东经 112.11° ，北纬 28.16° 。面积1575.35平方公里，设5个办事处（区级），1个县辖镇（区级），22个乡，9个乡镇，2个地方国营农场。

总人口为75115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4564人，农业人口706595人，以汉族为主，有回族、土家族、侗族、苗族、壮族、维吾尔族等。

地势由西南倾向东北，西南为丘陵，东北为平原。年平均温 16.9°C ，一月份平均温 4.4°C ，七月份平均温 29.2°C 。年降雨量1415.9mm，无霜期274天。

新石器时代，因洞庭湖陆升，益阳人民逐水聚居，形成若干居民点；上古时代属荆洲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属楚；秦置益阳县，属长沙郡；汉、晋、隋袭秦；唐、宋先为长沙府，后为潭州府管辖；元升为州；明、清先属潭州府，后改属长沙府；民国为益阳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为益阳县。

益阳素称“鱼米之乡”，是历代屯兵储粮之据点。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军攻克益阳时，连连得胜，曾将益阳改为“得胜县”。

境内盛产稻、鱼、猪、麻、桔、湘莲、茶叶、花生、楠竹、木材等；矿产资源有铁、铜、金、锰、石煤、石灰石、

石料等，凉席、皮蛋、锉刀远销国外，面条、粉丝等饮誉湖南；税利牌活动扳手、球阀、CD117电容器、精菜油等获省优；新河机器厂的NW80—8多用卧式泥浆泵，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省内空白；青松牌无铅松花皮蛋、碧云牌特制面条，西湖牌咸蛋，分别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的金牌和银牌奖；黑木耳液体菌种生产，系全国第一家。

现在，初步形成了工业以轻纺业为支柱，以机械、化工、食品、建材为重点，农业以稳产增产粮食为基础，构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济体系。198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124411万元（按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均同），其中工业总产值18407万元（含乡镇企业总产值3804万元），人平年收入659.3元，其中农民人平收入627.3元。外贸创汇额212.3万元。是国家商品粮、鱼生产基地。

1989年，全县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422人。完成了10项科研项目，有3项达省内先进水平，1项达国内先进水平；与14家院校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1989年，成人高校学生1520人，有4所中专，62所普通中学、536所小学，经验收合格，是全省第一个普及小学教育县；有37所医院，156个电影放映单位。

境内交通便利。公路有319国道线横贯东西34.1公里，乡乡有公路，水路畅通，四通八达。

作者简介：

夏琼琳，县政协文史委员、县委党校副校长。

回忆留俄始末(1926—1928)

肖 范

(1) 革命的摇篮

1923年知名的民主革命派人士徐特立先生接长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长沙古稻田市区又名稻田师范）徐老曾游历西欧英、法、德、比、荷诸国考察教育，学识渊博，思想先进。他的办学方针首先是罗织一个进步的教师班子。其中如夏开权、周世钊、袁惠瞻等都是民主革命派，还有熊瑾丁、肖光球是共产党员，他们与校长志同道合，经常向学生宣讲爱国思想，灌输革命理论，这就使学校弥漫着浓烈的革命空气。我在其熏陶下思想进步很快，由肖光球老师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我积极参加各次爱国运动，又参加了省学联、省妇联、六师范联合会等组织，姿态表现很是活跃，引得袁惠瞻老师在讲台上发表鼓动性的讲话：“同学们莫只读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多参加社会活动。社会是扩大的教室，活动就是实习。活动能力强的，学业成绩也好，象你们班上的肖范同学就是榜样，希望你们向她看齐”。这番话引得同学们都笑说：“原来肖范是袁老师的高足弟子”。

学生在革命老师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不断有很多学生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勇跃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在各次爱国运动中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慰劳队都有稻田学生参加。稻田这面光辉的旗帜，到处飘扬，一时导致长沙满城风雨，街谈巷议都说：稻田师范在徐特立的

领导下，变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

(2) 中大的溯源汇流

我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一段重要的章节，那就是1923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端。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名，于1925年夏在莫斯科创立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命名为“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同年十月在中国招收第一期学生五百名。其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广州招考一百五十名，其他各部队、各地方也都保送有若干名学生，此外共产党也派了一部分党、团员到中大学习，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吏也都率先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保送到中大学习。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伏龙，叶楚伦的儿子叶南等。

我是1926年冬中大招收第二期学生去莫斯科的。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势力已达到两广、两湖、江西等省，招生范围扩大了，争取留俄的人很多，所以把应考资格作了规定：1、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共青团一年以上；2、具有革命工作成绩；3、学业成绩优良；4、思想纯正进步。由各中等以上学校选送学生投考，进行公开考试，招考事宜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周以栗、谢觉哉等主持。我们第一女师召开了师生大会，提出有十几名合乎规定的学生进行投票选举，结果选出四名同学送省党部应考，我和曾月琴被录取了。

这次报考中大的因有上列条件的限制，只有二百多人应考，被录取的共计十一名。其中女性四名：周碱、章章是周南女中的，我和曾月琴是一女师的，还有湖南大学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单独考送学生六名，其中一名女性于均祥，都是在长沙同伴启程赴苏。

(3) 旅途花絮

湖南留俄学生的费用统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供给。

在长沙东站的列车头上竖起了“欢送留俄学生”的红旗，月台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亲友临别总是谆谆嘱言，频频挥手，笑脸上挂着泪丝。我偷偷的瞟见老父噙泪盈眶，即把眼转视别方。初冬时节颇有寒意，在车上过夜，微觉凉侵，送行的好友黄经补君用毛线围巾盖在我身上，使我感到一身热呼呼的，她却自己冻了一整夜。因临行前领导上要我们莫带旧行李，都到上海去添新的。

由汉口换乘轮船，顺流东下，那时武穴以下还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地区，我们的行踪都得秘密进行。

到上海登上苏联的远航轮，放眼远眺，海面上铺着绿色的绒毯被海风吹拂得起伏跌宕，远航轮上熙来攘往，万籁齐鸣：风吹浪打声，汽笛长鸣声，引吭高歌声，翻肠呕吐声，此起彼伏，日以继夜，纵情的欢忧交织着抑郁的沉思，各人怀着不同的情绪。我真有点幼稚，不怕浪涌，不怕船震，独自一人漫步在船沿的走廊上，凝视着渺无边际的海面，惊叫起来：一个好大的摇篮，上面覆着碧绿色的天幕，下垫软绵绵的绿绒毯，真好睡大觉，一时神思恍惚，差点真的倒进海里。

帝俄时代的沙皇修了一条世界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

铁路。把摩掌伸向东方，找了这个出海港口——符拉迪沃斯脱克——海参威。远航轮经过三昼夜不停的行进，终于达到这个港口靠岸。我们在这里登陆，站在海滨，犹觉身在颤动，脚在摇晃，好象还是在船上一样。

由海参威改乘苏联的国际列车，驰骋在西伯利亚的荒漠大地。车上卧铺、餐厅、澡堂、暖气设备齐全，生活舒适。从车窗望去看见前方地面上嵌有一片很大的冰镜，这就是贝加尔湖。它从东北向西南斜横一个山角在铁路的腰部。车头转向西南再旋转西北，经一整天才绕过了这个山角的沿岸，再一直向西驶去。列车达到了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岭，这是中国封建皇朝发配罪人充军的苦地。乌拉岭层峦起伏，横贯有十几个隧道，在其东西两端的出口处设有军警守卫，严防敌人破坏。

舟车辘辘，经过将近一月的旅行劳顿，才达到莫斯科。

(4) 中大画图

中大校址座落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科街。校舍四层楼房，规模宏伟，原系沙皇时代的一个企业公司。学校头门外围着铁栏栅，此外就是一个广场，场上矗立有五角金塔闪光的皇家大教堂，还有全身披挂钢甲的大彼得巨像。这广场也就是中大的操场。北国风光街道地面结冰如镜，行人大衣毛领上呵气成冰，这对我们南国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幸得进入校门，拂面就有暖气袭人，墙壁内装有铁炉生火，室内充满了暖和的空气，进门脱掉大衣，挂到两厢的钢钩上，一身就感到轻松愉快了。

我们跨进校门登上二楼，就到办公室去注册登记。每人发给一本学生证，在红本本上编个号码，我的号码是554，

又给取个时髦的俄文名字，我叫EozgaHoBa，译音是“伯格达诺娃”，以后在课堂点名，就把俄文名字叫得价响。接着就到卫生所去检查身体，发现有患传染性病的，即送医院治疗。检查身体各部位都要检查到，尤其检查性病更为过细。这对我们这些没出闺门的幼稚女娃来说，就象绑赴刑场一样，恐惧万状，坚决拒绝执行，苏联的医生横蛮得很，用力一扯，就把女娃脱得赤裸裸的，女娃直哭，他们还笑说：中国女同志太封建。

学校的房子实在不少，但办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学却有点不够分配。大会堂、食堂、教室、办公室、图书馆、俱乐部、贩卖部、卫生所把几层楼房挤得暴满的。学生宿舍安排在校外：男生宿舍在彼得洛夫斯基街，女生宿舍在加加林斯基街。房子都很宽广漂亮，暖气设备齐全，经常有苏联女同志在这里负责打扫洗涤。

(5) 贵族化的生活

学生到校后就由学校发给每人一套被服。被子是著名的俄国毛毯，枕套、垫毯都是软绵绵的雪白的毛织品；服装是每人发给呢帽、呢衣裤、呢大衣、皮手套。男生是长统皮靴，女生是高跟长统皮鞋。这样的穿着显得阔气大方。大家嘻嘻地笑说：这哪里象革命学生，却象旧时贵族的少爷小姐。

饭菜也很讲究，三餐都是颇为丰盛的西餐。但是有些同学初起吃牛肉、牛油、牛奶很不习惯，久之也就适应了。当时苏联的粮食供应情况还很紧张，一般学校都是吃定量的黑面包，而我们是吃白面包，并不定量。苏联各大学学生每月伙食费为三十个卢布，而我们的伙食费却比他们多一倍，还怕中国学生成长期吃面包不习惯，每周还特别为中国学生做两

顿大米饭吃，又设有特别茶座，供应咖啡、牛奶、红茶和点心，学校除了供应学生一切生活和学习必需品外，还发给每人每月十二个卢布做零用。

夏季的莫斯科并不热，但在暑假中学校利用假期把一部分学生送到南俄黑海滨的克里米半岛去避暑，又把一部分学生送到莫斯科近郊风景区的休养所去休养。在那里每天吃四餐，又从波兰进口水果给学生们消暑。可以说苏联政府对中国学生象对贵客一样的招待。

全校学生组织有公社管理生活。若发生有重大问题就召开公社大会解决，公社以上设有同志审判会，处理学生不守校规以及同学间的纠纷问题。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出闹剧：有位湖北的吴姓女同学，她原在国内的邱姓爱人到日本留学去了，她到中大又爱上了姓李的同学与他同住小房子。邱姓从日本找到莫斯科，她又陪他在旅社住了几天没有回校，经同学揭发调三方到案，经同志审判会详细审讯和他们三方坦白交代，以及辩护人的热烈辩论，终审判决邱吴仍圆旧好。

(6) 多边型的学习

中大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它的课程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是专重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大学。学生按各人的学历分编班次，各期分为六个班，又另有英文班、法文班、是专为英法文程度较好的学生而设的，其余各班初用翻译听讲，一年以后大都以俄语讲授。所以入校后的头一年主要课就是学俄文。俄文基础没好打的同学自学很感困难、成绩也就比较差些。

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有名的“中国通”，由他主讲中国问

题；教经济学的是马丁诺夫，教西方史的是瓦克思，都是一些权威的老党员。此外又选择了一些俄文学好了的中国党员当助教。如张闻天、秦邦宪、傅胜兰以及矮个子陈绍禹（即王明）也来讲过课。

除了上课，有时由苏共主要领导人来校作专题讲演。1927年5月斯大林来校讲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同年3月列宁夫人克罗布斯卡娅来讲过一次国际妇女运动。同年9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来讲过国内形势。此外有时到工厂、农场、博物馆去参观。另有一部分同学在暑假中，调到莫斯科附近去受军事训练。

(7) 党派闹中大

中大既是政治性质，所以学生都是有其政治面貌的。其中以国民党党员居多，大约有五百多人，还有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共产党青年知识分子的党团员。又有蒋介石保送的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数十人。其余来自各部队机关、党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学校的学生，情况非常复杂。其中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邓文仪等在学校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想把五百多国民党员结成派系，将来回国好利用来作政治资本，竟发起在学校组织“旅苏国民党特别区党部。”这个图谋遭到了学校当局的制止，他们并不死心，旋又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旅苏分会”。因孙文主义学会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已有深刻的不良印象，所以一开始就有人向学校当局揭发，即交由学校公社处理，由公社召开大会，宣传孙文主义学会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组织，并指责他们在苏联还搞这样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要求大会对他们作出严肃处理。当由大会议决：请学校开除他们的学

籍，遣送回国。

1927年4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已经露出向共产党进攻的矛头，这种恶劣气氛马上影响到了中大。因中大共产党党团员学生较多，他们不能象国内一样猖獗地向共产党进攻。但是他们也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如有很多的国民党员同学在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重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逐渐增加，于是他们放出空气说：中央已经明令限制国民党党员跨党，我们是国民党选送的优秀党员，将来回国要当领导干部的，我们应当做一个忠诚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应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来，仍以国民党员身份回去，如果跨了党，将来回去，不好交账，对自己的前途会有重大影响。他们的反动宣传，收到了一定效果。

中大的托洛茨基派即反对派也闹得很凶。托洛茨基派头头都是在苏联政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拉狄克是中大校长，他凭借他的校长地位和讲授中国问题的机会，经常向学生宣讲托派观点。他说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不是封建地主的剥削。因此，中国农民的斗争不是反对封建地主，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又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包括几个阶级的政党。认定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终究是要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走上同一道路的。那么共产党不应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的。因此，共产党不应参加武汉国民政府，而应另组苏维埃政权，也不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军，而应自己另组红军。他又经常找党团员中与他思想接近的人谈话，或带他们去见托洛茨基，更千方百计拉拢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党入团。如蒋经国、冯洪国、叶南等都是经他介绍入团的。由于拉狄克有计划的拉拢学

生加入托派集团，于是在党团员中形成了两个营垒的斗争，在党团员大会上经常吵闹打架。1927年联共决议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时，托派分子纠集一些人进行示威，也在街上发生打架，中大学生李血泪、林爱民等也参加了斗殴。

共产党党团员同学对此非常愤慨，国共两党同学中和共产党两派同学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壁垒，同学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我是以共青团员身份进入中大学习的，我是内心热、外表冷的人，在这“十里洋场”的中大，我没去广交阔游挺锋露角，我懂得这样做对自己没有益处，反会惹出很多麻烦。因之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和托派分子对这样冷漠的人不太重视。这时，独有两位颇有政治地位的显面人物，常来和我取联系。一个是中大翻译傅胜兰，另一个是东方大学翻译高衡。他们有时和我谈政治，有时教我读俄文，有人却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呢，以无声作回答。

一天在墙报上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在国际新闻栏发表了时事评论文章：现在东方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政策，拟修建一条中东铁路（意指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以便利侵略军进攻，达到向外掠夺的目的；另一方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女皇，迫于形势，已决定搞开放政策，向外发展。这就激怒了本国当权派的野心家，他们坚决保卫本国利益，不让女皇被人劫走，丧权辱国，双方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和新式武器，势将导致一场热闹的世界大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我对此弦之外音，从不表示积极态度，甚至有时还相机避免与这些野心勃勃的活动家会见。

我的保守政策，孤立了自己，政治上决定是要失败的。在党组会上有人提议把我转党。但又有人提出异议：肖范每

天捧着书本，不出绣房，衣冠整楚，举止斯文，娇气很重，完全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姐，一点没有革命家的气概。因之提议没有通过。这就是孤立外交的失误和风云激荡的影响阻碍了自己政治的发展。

(8) 恶浪荡苏联

1927年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全国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澜。这种恶腥浪头很快的荡到了苏联。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创立的中山大学，受到了强烈的震荡。一些国民党党员的学生思想波动，疑虑丛生，认为国共破裂，不知苏联当局对他们作何处理。大多数人不能安心上课，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把所有国民党党员学生都送到西伯利亚矿山作苦工；有的说某些国民党同学已经失踪，可能是被格伯乌抓去了；我们在这里，苏联政府对我们也不会有好的看法，我们不能继续留在苏联了，干脆向学校当局请求退学回国。首先就是黄埔系鲁岱、彭克定、谢振华请求退学回国了。但也有人决心为革命献身，正在这时请求加入共青团，继续留苏学习。如国民党党员小学教师张佑忠是在这时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回国为革命而牺牲了。更有几位玩魔术的“革命大少爷”的人，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已成为反革命头子，他们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作出些自欺欺人的表态。首先是蒋经国，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介石，痛骂他不该背叛革命，不该屠杀革命同志，声明永远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继续就有冯洪国、叶南等也都发表了同样的信和声明，他们的虚伪表态，竟迷惑了不少的同学。

这时苏联的托派被打垮了，中大校长拉狄克被撤职，旋即任米夫为校长。米夫正式宣布：凡是国民党员学生愿意留

在苏联的，可以继续留校；不愿意留在苏联的，应在最近向学校提出回国的请求。在这个通告公布后，就有一百六七十名国民党党员学生提出请求回国。从此，每隔十多天即由学校宣布一批名单，即时办理离苏手续。从九月份起开始分批遣送，每批人数不等。旅费除由学校一律发给出苏境的车票外，另给五十个卢布，不够部分由自己筹措。这样处理国民党党员学生的措施，一直继续到1928年上期才告结束。

(9) 群雁汉关飞

共产党党团员学生在校都很安心学习。他们不管国民党党员同学怎样造谣扇惑，也不管他们怎样行色匆匆，自己只是照常上课，照常自学，一切听上级指示。1928年下期，发现有些共产党党团员同学没来上课，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以后逐渐有更多的同学没来上课了，我们这才头脑清醒过来。我和琴姐长夜深谈：党团员同学都渐渐回国了，我们绝对服从党，党叫我们到哪里就到哪里，回去纵是工作艰苦，生命危险，绝对不变节投向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同伴来，同伴去，姿态表现得恬静自若。学校当局很了解我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是比较可靠的，不论在苏联或回去都不会起坏作用，所以没有急于遣送我们，直到学校将要停办，最后才叫我们走。我们于1928年底回国，1929年学校就停办了。

(10) 傲骨斗严寒

1928年12月，已经是岁暮天寒时节，学校宣布一批名单共有八人回国。其中只有我和琴姐是女性。真的我们同伴来同伴去，得如愿以偿。路线仍是由莫斯科乘国际列车直向东